

## HuZhanfen

## 小时候吃腻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小时候被我们吃腻的当然不会是翅参鲍肚。那时过节才吃肉。那时只要听见楼下的“阿三”哭——那种哭是炸雷型的，现在赌场有种叫“炸金花”的，不知是不是——我就知道他们家的餐桌上红薯了。这东西上海人喜感地叫“山芋”，有“栗子山芋”，闻起来香香的，吃口就是寡淡的淀粉，吃快了，胸闷；吃多了，泛酸。有“糖心山芋”，山芋中的贵族，外皮红红的，内里黄心或红心，吃口喷香而且蜜甜，但是事后泛酸更厉害，胃里像醋钵打翻，而且越好吃，越泛酸，反酸的结果必然是痛苦的“烧心”，弄堂里无数人因此落下了胃病。

所以那些日子往往楼下阿三哭了，我们也跟着哭，家长们愤怒地责骂我们，说我们“嚎丧”。哪里知道，那时候还有大量吃山芋藤的，甚至连山芋藤都吃不上的。

当然，那几乎是六十年前的事了，每个月规定25日是买大米的日子，大家备好“购粮证”去排队，问题是家家的大米都挨不到“25日”那一天的，常常20日左右就没米了，于是杂粮登场，远远地，我们看了就哭，谁叫我们还是不懂事的孩子呢？

小时候吃腻的还有“面疙瘩”。计划大米是不够吃的，除了山芋，我们常常吃面疙瘩，母亲先放点盐，把面粉拌得像厚浆糊一样，烧沸了水，一勺子地刮成手表大小，甚至更大些，丢进沸水，熟了捞出，就是“面疙瘩”，油花，几乎是看不见的，偶尔滴一点麻油或猪油，那可要仔细闻，耐性闻，才能闻到。弄堂里，面疙瘩大普及，使很多玩伴的绰号就叫“面疙瘩”。

海带也是我们的仇人。泡开了，现在可吃香了，放肉排，放棒骨，放海参，放淡菜，放火腿。它是个势利鬼，母亲说，要“轧好道”，就是交富贵中朋友，它会越炖越好吃，越炖越鲜美，回

耐彼时瓮中有米即富贵，哪里有更富贵的，自来水+盐+海带，于是它就特别地难吃，第一像油毛毡，第二像塑料，第三才像道林纸，有人说“长征吃皮带”，我怎么觉得它就像皮带，进了肚子，它还会膨胀，渐渐爆发大海的脾气，翻滚而发泡，化成无数的酸水，向贲门冲击，通常那一晚是很难过的，对它，不是吃腻的问题，而是吃怕了，现在看到它，仍然想唱《大海啊故乡》。

不过世事难料，小时候吃腻的东西不知何故，现在统统变脸了。

似乎是存心想打我的脸，那天在一家会所，菜单上赫然印着：天虎翅金疙瘩。

我猜不透内里，怕人讥我“乡下宁”，又不敢问。死撑着。结果上来一看，“鱼翅面疙瘩”也！穷秀才攀上了金马门，窝囊废当上了驸马爷，我当下就失态窃笑：老朋友，混得真不错啊！

无独有偶，红薯也来打我的脸。那日我毫无准备，吃着富丽

堂皇的“洛阳水席”，吃着，吃着，上来了一盏银盖碗，下面丁火微微烘着，打开一看。红泥一坨，还以为“红泥小炉”一类的浪漫，勺起一尝——咦！这不就是山芋吗？！至多“糖心山芋”而已，凭什么金盏银碗地折腾呢？还真土老帽假冒老克勒啊！

见大家都面色凝重地一迭连声夸奖，我不想揭它的底，做人要厚道是不是。

海带就别说了。就像同学会上猛然见到当年天天被你“吃头踢”的“小扁头”突然开着一辆保时捷过来，你再看不起他，看在众人都上去呵泡的份上，你也得给点面子吧。

忽然换个角度想，如果是贾宝玉薛傻子那样的“小时候”，吃腻的自然是龙肝凤髓、翅参鲍肚，一旦成年后看到的仍然是龙肝凤髓、翅参鲍肚。

那，又该如何想？

**世事难料，  
小时候吃腻的  
东西不知何故，  
现在统统变脸  
了。**